# 恶奴戏主

虎落平阳任人欺，任你王侯将相身。

话说大明崇贞年间，已是国家大乱，民心慌慌。陕西的李闯兴兵举事，朝廷虽百般弹压，却是无济于事，各地

丢府失县自不待言。四月间破了大同，六月间又陷了保定府，眼见京师已是不保，满朝文武大员俱各自惶惶逃命。

这起子逃命大员中，有钱有势的自是前呼后踊，家贫势弱的也只得狼狈落慌。

却说这京师翰林院，原是个清贫的所在。众翰林无非是些个苦学清高的学子。

平日里虽荣耀非凡，却是个无权又无势的冷衙门。

单说这众翰林中有位乔编修，年方二十五。乃是前年新进的三甲头名。崇贞皇帝见他青春年少，天纵英才，原

本是有意提携。怎奈得流年不利，国祸将临，也只得作罢。眼见着京中大员们俱是自顾逃命，纵是有心报国，却也

是无门得入。

无奈之下，也只得随众望风而逃。

这乔编修乃是扬州人氏，此番眼见大势已去，便欲挂靴而去，遁归故里。这一日散馆归家，见过夫人黄氏，念

及此事。黄氏乃扬州富商之女，虽长乔编修一岁，却也是个知书达理的妇人。黄氏也见这世局大乱，留在京中恐为

乱兵所害，不若早日归去的好。

此意一定，乔编修第二日便入朝辞去官职。家中由黄氏领着收拾行李盘缠，打发家俱房产。怎奈大乱将至，家

俱房产都值不得几个钱。黄氏也只得忍痛低低的卖了。又取出几十两银子，打发了家中的几个丫头、仆人。身边只

留了一个贴身的大丫环春明和一个常使的小厮李保儿。

至晚，乔编修归来，见与夫人，道：「官中的事大已定了。家中之事不知夫人了理的如何？」

黄氏便将家中卖房当物，打发下人的事一并说了，又道：「此番回去，只留两个从人。一个是我房里的春明，

再就是长随的李保儿。两个俱是家生子儿，从小跟定你我的，断没有外心的人。此去江南，便靠他二人照应了。」

乔编修原是不管家务的，然此番路途遥远，又逢兵凶战危，他自是放心不下，便道：「夫人打点的当真是不坏。

只是此去千里，路途不靖。李保儿一个弱书僮，恐保不了你我。当是去请个会些武艺的来作保镖。」

黄氏知丈夫说得有理，道：「家中原就没有会武艺的下人，此时去寻个外人来又不知来路。此事堪堪难办。」

乔编修笑道：「夫人休要忧心。下官有个人选。既是家中的下人，又会些拳棍。正可用来保镖。」

黄氏见他说得玄乎，乃问：「不知相公说得是哪个？」

乔编修道：「此人便是厨下的火头，原是做我长随的朱彪。」

黄氏一听惊道：「此人万万不可。」

各位看官道是怎得。这朱彪原是乔府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日恃着宠，在府中称王称霸。今日欺负个小厮，明

日又调戏个丫环。弄得府中人人恨之入骨。只因他会些武艺，又有乔编修护着，众人才不敢与他怎样。哪知这厮不

知好歹，竟又调戏了夫人房里的丫头春梅。事败后被黄氏命人掌了四十板子。原是要赶出府的，却又念他护主多年，

改发到伙房当差。

因有此一情，也无怪黄氏多心。乔编修乃是个书读得愚了的君子，凡事只向与人为善上想。故而笑黄氏太过多

心，道：「夫人可知圣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朱彪前日犯过，已受了罚。今日正是用人之际，多赏他几个钱，

保你我归家才是正题。休要再提那陈年旧账。」

黄氏见丈夫说得密不容发，便也不再劝。只叫李保儿唤了朱彪来，赏银子说好话，一番布置自不再言。

却说来日便要启程。一家五个只管走官家大路。起初到也无事。只走到河北地面，却遇了山贼。亏得李保儿机

警，朱彪也还使命，总算保得他二人无事。众人踉跄着出了河北，只顾一路往南，入了山东。

这一日才到济南城外，便见从东边官道上聚了千把人，俱是从京城逃难的。

乔编候一家也混迹其中。众人正说往城中去，却见城南三里处扬起漫天烟尘。有眼尖的叫道：「跑喽！闯贼的

兵马来了。」

众人一听，顿时大乱。千把人挤做一团，只顾逃命。哭的、叫的、呼爹喊儿的乱哄一气。乔编修一家原在一处，

只被这人群拥来挤去，硬是冲散了。

乔编修与春明、李保儿两个一处，被人群裹了往东逃去。直跑出了十里才歇下。却不见了夫人黄氏和朱彪两个。

乔编修一急之下竟晕死过去。李保儿忙用水灌了过来，好说歹劝，总算劝住了。正待回去找人，却又闻乱兵赶上来

了，众人只得再逃。一日之中却不知跑了几回。

却说黄氏在人群之中，起先还拉着春明。后来不知怎得，被人在背后搂住，一把拖了出来。待要叫时，却又被

捂了嘴。眼见着乔编修他们越走越远，自己却又做声不得。

正急切间，黄氏只觉两脚一空，已被人举上肩头。那人跑起来上下颠簸，直叫人头晕目眩，也就顾不得喊叫。

黄氏也不知是往那里跑，也不知跑了多远。待那人停下，已是到了个僻静的破庙。黄氏挣着下地来，抬头一看，

周围却只有朱彪一个。心下已是一惊，却又见他似笑非笑，盯着自己，心中暗叫不好。

然黄氏必竟乃大家闺秀，自有一番气势，佯装怒道：「好个大胆的奴才，怎得把我背到此间。还不快送我回去。」

那朱彪冷笑一声，欺上前半步道：「贱人！还当你是在府里做夫人呢。这荒山野庙，你个妇人安敢叫我奴才。」

说罢上前照着黄氏就是一掌。

黄氏何时受过这个，一掌之下已是翻身倒地，嘴里却还硬道：「你敢无理，我叫相公发落了你。」

谁料朱彪非但不怕，反而笑道：「好你个贱人。大明都没了，你家相公值得几个钱。那日你四十板子打的我好

受，今日便一并还你。」说着便欺到黄氏身前，动手扯脱她的衣裤。

黄氏哪里见过这等凶徒。早已吓得浑身打软，口中连连告饶。朱彪见她只是外强中干，哪里还肯放过。只顾发

狠，扯她衣服。黄氏一妇人哪是他对手。不一时已是剥落的净光。这黄氏本就生得几分姿色，又正是青春。那朱彪

五十几岁，几时见过这等尤物，自是淫念大兴，也不管黄氏哀求哭闹，伏身便压上去。

这朱彪本就是个色中饿鬼，有黄氏这等美艳当前，哪得把持。直把浑身本事放出，搂着黄氏上下插动。黄氏心

中又羞又惧，直想一死，只盼他早早完事。怎奈这朱彪乃习武出身，身强体健，自下午直弄到断黑方才罢手。

黄氏只觉头晕眼花，动弹不得。只情自顾着流泪。这朱彪当似没事儿的人，取出干粮便吃。吃罢便又闪身压上

来。可怜黄氏一个娇滴滴的相公夫人，被个粗伙夫弄得惨叫连声。一夜间，朱彪竟未曾歇手。直把黄氏奸得气弱游

丝。

２ .

上回说到那恶奴朱彪掳了主母黄氏在破庙中肆意淫辱。那黄氏起初也还叫骂几声。怎奈得那朱彪凶暴，听得黄

氏骂声，便没头没脸一通乱打。不几下黄氏心下便也怕了。面上由着朱彪轻薄，心里只望着自家相公早日寻来。

这朱彪乃是个久旱的旷男，且又生性淫暴。今日寻着个娇滴滴的金枝玉叶，自是不得罢手。从那日掳了黄氏，

便一时也不曾停歇。

转眼已是三日。若换了他人，就这般纵淫不止，早已阳尽归西了。只是这朱彪自小习武，身大力足，且又见黄

氏花容挂泪，楚楚动人，便是舍命也是不枉。

那黄氏出自名门，嫁在官家，何曾受过这等凌辱，虽是百般忍耐，却也不堪其辱。

这一日傍晚，朱彪又奸黄氏。二人就着一团枯草叠在一处，那朱彪拥了这一团温香软玉正杀得兴起。忽听庙外

有人呼喊：「夫人、朱爷！二位可在庙中。」

黄氏一听，心下大喜，知是李保儿来寻了。许是天色将晚，保儿怕庙中有贼人不敢入内。正待叫时，却被朱彪

一把捂了嘴，道：「夫人休要叫喊。」

黄氏几日来被这杀才羞辱，早已是业火中烧，挣了两挣，却不是他对手。朱彪低声道：「此时夫人与我裸身相

向。李保儿见得，不知要作何想处。」

黄氏道：「是你强行淫污于我。我何愧之有。」

朱彪冷笑几声道：「相公为人心胸不能容物，若知夫人与小的有此一景儿，定不能见容与夫人。」

黄氏果被他唬住。朱彪见黄氏不语，知她心中已乱，遂腾身而上，又做起那纵送之举。黄氏怕被门外李保儿听

见，不敢叫喊，也不敢撕打。只喜了朱彪这厮，托起黄氏两条粉腿，只管将那阳物尽根而入。黄氏只情着紧咬银牙，

哪敢做半点响动。此时只盼着李保儿早早远去才好。

那李保儿只在庙外唤了几声，见无人答话，便也不再久留。他哪里晓得，几步之外便是黄氏受辱之处；又怎知

道，朱彪竟天良尽泯，胆敢奸污主母。

听李保儿喊声渐远，黄氏才舒下一息。朱彪胯下急纵两下，一股阳精尽数播入黄氏下身。几日来黄氏已被他数

度淫辱，如此已是多次，故也不去洗刮，只由着那精水倒涌出来。

朱彪见此景置，不觉淫性又发，一双毛手便在黄氏身上游走起来。黄氏见他又来轻薄，心中动火，一掌打落朱

彪的手。

朱彪却也不气，淫笑连连道：「夫人莫气。小的见夫人三日来是享尽世间女子之兴事。何故仍旧一脸戾气。可

是小的未曾使夫人尽兴。」

黄氏怒道：「无耻淫徒！妾乃一孱弱女子，身不由己为你所辱。你既得逞，何故再来拿话辱我。」

朱彪道：「夫人此言差矣。小的夕日在府中被夫人杖责，今日之事实是旧怨。

如今你我两清。明日便送夫人回去，与相公重享荣华。」

此言一出，黄氏不由一惊。先是不信，又恐他反悔，故而问道：「此言当真？」

朱彪拍胸，道：「小的虽非君子，却也还守信。夫人只需依我几件事。若答应了，便是送夫人一个再造富贵也

是有的。」

黄氏不信，问道：「此话怎讲？相公官已然辞了，何来的富贵。你要休拿话填我。」

朱彪也不答话，反倒伏在黄氏身上，拱嘴便在她乳上咂咂做响。黄氏见他又来把玩自家，道：「你若不说，我

便当场咬舌在此。」

朱彪道：「夫人还需先允我几件事。这方当讲出。」说罢便用指头在黄氏下身挑拨。

黄氏见他无赖，也没甚办法，只得道：「你有何话说。且先道来。」

朱彪道：「此事说来不难。这一，他日送夫人归去，相公必问及这几日之事。

夫人不毕多言，小的自有计议。」说罢便用眼望着黄氏。

见黄氏不语，知是允诺，便又道：「其二，小的今日既与夫人有此鱼水之欢。

便是一世的缘份。他日夫人荣归，还需与小的再续前缘。这可使得。」

黄氏道：「淫贼，我既归家，自是相公之妻，你之主母。你安敢再来纠缠？

不怕我相公发落与你。」

朱彪笑道：「夫人勿忧，小的自有分寸。断不叫旁人见疑。且不说今日你家相公已然落迫。便是在平日，我朱

彪也不曾见怕的。」

黄氏愤然，道：「妾乃名门节妇，被逼无奈见辱于你。早已无颜面见与相公。

若非挂怀相公生死，便是十回百回也是死了。这等苟且通奸之事，妾断然不相与之。」说罢已是愤恨交集，声

声如泣。

朱彪听罢，仰面大笑，道：「你这妇人好不识大体。今日之事你我早已为夫妻之实。若从于我，便了。不从，

说于你家相公知道。纵你万死，也洗不脱个被奸的名头。自古哪个男子愿作绿头王八。你若一死，他怕是还要道是

你与我通奸事发，含羞自尽呢。他日再续一房，共享富贵，你岂非白死。」

黄氏似笑非笑，似悲又怒道：「好淫贼，好毒计。妾一妇人，落于你手，如何发落，悉听尊便。只你若食言，

妾便粉身矣不饶你。」

朱彪见黄氏答应，大喜，道：「如此甚好。今夜你须与我弄得舒畅，明日一早便与你去寻相公。」说罢不由分

说，便腾身压上。

黄氏由求他放归，恐他有变，也顾不得平日的圣贤教诲，只管拿出十二分手段，做出种种娇态加意奉承。朱彪

哪里见过这标致妇人也有此一景，立时血脉上涌。也放出本事，大干起来。二人忽而一式「老汉推车」，忽而又一

式「观音坐莲」。直弄得天昏地暗，竟又一夜未歇。天色将明方才相抱而睡。【完】